

前言

我要摧毀聰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廢除博學者的學問。（apolō tēn sophian tōn sophōn, kai tēn súnēsīn tōn sunetōn athetēsō）

——《哥林多前書》1:19 (2)

自古以來，「行動」和「默觀」就以這個名字或那個名字成了不變的宗教範疇。為了避免迷失於世界不同宗教傳統中繁多的意義和解釋，使用「離心者」（the centrifugal）和「向心者」（the centripetal）兩個語詞來指明人的兩個基本態度，對我們而言可能就已足夠。

「離心者」主要是指物質的、外在的、「現實主義的」（realistic）、歷史的和時間性的；「向心者」主要是精神的、向內的、「理想主義的」（idealistic）、原型的和非時間性的。「創造」（poiesis）和「理論」（theoria）或「業報」（karman）和「智慧」（jñāna）或許是對等的語詞，而「實現」（praxis）和「虔敬」（bhakti）則介於它們兩者之間。

「行動」傾向檢查、干預、實驗、推理，它多半是實用主義的，

以其成果檢驗觀念；「默觀」則傾向觀察、看、經驗、直覺，它多半是理論性的，以其自身的光輝和力量接受觀念。行動者基於生存，真理（在締造中）被征服；默觀者由本質決定，真理在單純的直覺（simplex intuitus）中被發現。

本文的目的有三重：

（一）揭示一個悖論性的事實，那就是儘管在各個傳統中，「默觀」基本上被視為是一種高級的宗教生活方式，但它在宗教間對話中，卻幾乎未生起應有的作用。

（二）通過印度教和基督教傳統的兩個範例，證明在「宗教相遇」中運用默觀的「方法」是有價值的，而且是不可或缺的。

（三）提出「行動」和「默觀」兩種方法都是必要的，如果將其孤立起來，則都是不充分的；如果能得到正確的理解，兩種方法則是互補的，會導致一種跨宗教的相互豐富，而這種相互豐富可能是當今人類的主要希望之一。

【注釋】(1) 為原注；[1] 為譯注

(1) 本文是兩篇論文的修訂稿，這兩篇論文分別載於 *Main Currents of Modern Thought* 30(1973), p. 75-81，以及 *Contemplation and Action in World Religions* (Yusufibish 與 Ileana Mareulescu 編輯，該書論文選自 the Rothko Chapel Colloquium “Traditional Modes of Contemplation and Action”, Seattle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78), p. 85-104，論文題目與本文同名。

(2) “Perdam sapientiam sapientium, et prudentiam prudentium reprobabo.” 參看《以賽亞書》29:14；《詩篇》33:10。實際上，人類所有的傳統經典和口頭傳統都充滿這樣的陳述，文士和博學家們對它們的解釋常常過於誇張。